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崖集卷十七 八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施華

秋崖集卷十七

宋 方岳 撰

表

皇太后冊寶賀表 以下代處州

正一元而居極丕昭帝歴之傳煉五色以補天肇輯母闈之慶思皇勲德於赫典謨 中賀 臣竊仰慈宸翊扶熙運雖聖人退藏於密揆黄屋以非心惟天子必有所尊

啓綠圖而薦瑞適追來孝追琢其章恭惟皇帝時御六陽獨觀萬化系堯統接漢緒茂隆擁右之功握乾符闡坤珍用篤勤勞之報聲名有偉揚厲無前臣叨綰麾符遥瞻冊殿襲六為七欣聞太史之屢書咸五登三何幸此身之親見

壽明皇太后賀表

斷鼇而立四極於皇擁右之勲乘龍而御萬邦誕輯歸尊之冊文所以聖民無能名中賀臣聞洛書闡於範疇

九五福而曰壽河圖著於羲畫重兩離而繼明獨兼二者之華巖有卜萬年之熙洽恭惟皇太后濬猷淵靖肅喆懿恭挈神器而置諸安為天下毋洗道心而藏於密與造物游編之詩書施于孫子臣親逢盛際久頌康衢巍乎成功既補媧皇之石昭哉嗣服永娛長樂之鐘

皇帝御正殿賀表

天臨南面於赫當陽星拱北辰惟皇建極離麗於恭默無為之後乾行於始初觀政之時中賀恭惟皇帝濬喆

睿明廣淵齊聖三年無改父道謙未處於法宫一德克享天心涣已新於大號時乘龍御當宁虎門臣越在侯藩瞻言帝座朝既盈矣勤勞願磬于雞鳴夜如何其箴美莫陪於鸞噦

皇太后賀表

天子當陽奮揚剛德聖人在宥丕顯慈謨若時更朝擁右之休篤棐南面尊臨之大中賀恭惟皇太后睿文而聰智淵靜而含洪御于家邦獨贊審求之治施于孫子

於昭傳與之功繼序其皇有室大競臣叨分郡寄企想朝儀庭燎因以箴之敢忘美報思齊所以聖也惟嗣徽音

趙忠肅賜謚謝表 以下代趙相公

星霜代謝未忘没世之忠雲漢昭回遄舉易名之典感恩之渥有涕其滂伏念臣先臣某起自諸生久膺繁使誓欲捐糜於昭代實繇遭際於先皇凡閫外制將軍曾徼掣肘儻舟中為敵國安所容身以故十年無敵騎之

窺邊四境謂老熊之當道乃莫返長沙之舍已懷鵩賦之憂至今登峴山之巔或墮羊碑之淚痛營屯於細柳共尸祝於亢桑於赫旌題聿嚴廟貌木其拱矣尚興當饋之思謚而誄之肆及漏泉之澤此葢恭遇皇帝陛下勵精新政拊髀舊臣永惟華衮之褒榮甚淩煙之畫臣敎忠之言在耳移孝之志塡膺北命吉甫而南南仲常負前茅之恨生走仲達而死諸葛尚邀橫草之知

除刑部尚書謝表

祈父王之爪牙久負臨邊之寄尚書國之喉舌遽塵司憲之班䫉𢠵避無從叨踰已甚中謝臣竊以班固志刑法兼存兵甲之繕脩臯陶作士師曰惟冦賊之姦宄蓋二者相為於表裏而四方正頼於鞭笞乃洛分梱之臣與聞司臬之事緊此責則重矣非其人而謂何伏念臣受國厚恩遭時多事當其南牧既不能折遐衝以寢陰謀戒爾西征復不能殲羣醜以敵王愾維烏烏之宵遁豈泮林之好音奚有微勞肆兹懋渥此蓋恭遇皇帝以并

包立皇極以勸懲興人心謂賞僭及淫固難私於八柄然功疑惟重顧何愛於一官遂令孤外之蹤亦玷文昌之選臣敢不相為嘗膽獨有捐軀突厥通不習文已莫辭於憲部馬伏波雖已老誓當死於邊城

除端明殿學士淮東制置大使謝表

青冥授鉞適遵廟算之長紫殿通班驟峻使名之大曾未寛於憂顧乃誕示於榮懷久矣循墻惴如臨谷中謝臣惟端殿所以待儒學大棞所以重威權顧自愧於謏

聞莫遠稽於前載言觀帝綍謂復家氈寧知不肖之孤所謂無能於役蓋以先臣繇科第出臣則不過司勳之賞官先臣以物望聞臣則不過守邊之庸吏況五年於外禦殆四鄙之皆驚其如瞑目而有知何所施顔而下見世選勞予不掩善允謂誤恩考作室子弗肯堂久孤先訓今者臣父建大梱於十載無塵之後而臣非久任臣父榮端殿於九原莫起之餘而臣則身親勤勞不及者遭際過之學問無聞者清華已甚此蓋伏遇皇帝以

天保采薇治内外以洪範皇極克剛柔惟干戈省厥躬久切焦心之慮遣將率衛中國每勤拊髀之思迄使微臣越膺異數臣謹無怠嘗膽永矢捐軀朝廷有自治之規其偷安之為戒敵國無常盛之理或送死之可期對越明謨有如皦日

督視辭免樞密使表

邊圉繹騷敢憚師干之役樞庭宥密難叨使範之華用薦瀝於愚衷覬終回於聰聽中謝伏念臣屢更煩使曾

葠微勞維有之是以似之竊愧西平之子今老矣無能為矣盍投南岳之陰封章凡幾上而乞骸時事每一思而掩涕適此交馳於羽檄詎容高卧於巖廊矧帷幄之無籌孰執其咎既甲兵之有問當諉之誰將慷慨以請行肯趦趄而避事惟是仍政塗之機柄陟使領於神樞過竊寵榮實踰涯分恐匪在師之吉有乖授任之心伏望皇帝穆然周思赫以獨斷念四郊多壘非人臣媒利禄之時使五大在邊豈聖主馭英雄之略無嫌反汗俾

遂牢辭

第二表

事君之誼唯命東西董戎之權以人輕重初不在班聯之峻陟使之溢涯分而疾顛未格四聰用忘三瀆中謝伏念臣錙銖之福易盡缾罌之量已盈雖一夫向隅為巳憂何堪任大今四郊多壘則臣辱敢復辭難故枕戈不憚於驅馳而出綍過憂於假借若稽督視厥有故常在紹興時則義問以知院行在隆興時則汪澈以參政

往要皆下丞相之一等安得與同日而並除臣實何人輒干公議伏望皇帝亟收渙汗以繹師虞惟明主可與言當無負出師之表仍舊貫何必改觀仰循列聖之規此臣至情惟天從欲

辭免兼知建康府表

督護戎旃政慙豹略典司留鑰更綰麟符盡江左以蕃宣顓秣陵而填守豈伊重寄可付譾材欲望聖慈委鑒師言收還渙汗庶少輕於負荷俾無誤於使令

除樞密使兼知政事督視軍馬謝表

假鉞而督諸軍曾微威望進班而聯二府有靦恩徽制書不許於辭難事任凛如於履薄中謝臣聞自昔艱難之會聿求經濟之材使盡護於戎昭用借籌於廟勝故能出入將相注意安危內外修攘兼資文武學力則有若臣浚之剛大智名則有若臣鼎之高明必惟斯人始稱上意如臣者器不足以適時用識不足以燭事機仲淹胷中之百萬兵何能為役富弼河朔之十三策多見

謂愚徒以父教之忠仰累聖知之誤遂躋兩地倏粤再期適軍書飛羽之秋敢安駑劣顧幕府重師之任曷稱鷹揚茲蓋伏遇皇帝旋轉乾坤輯寧海宇非賢罔乂謹一日萬幾之微無競維人斡三軍五兵之運肆令愚陋張我皇威臣敢不遵奉明謨布昭聖武惟當鞠躬而後已其責在臣若夫成功則不知惟天祚宋

辭免宰執恩例奏

受任軍門冒膺重寄眡儀宰府敢玷殊恩瞻奎畫之陸

離凛愚衷而竦震欲望聖慈收還宸翰俾守官常上以成一相之尊下以安微臣之分其於事體允合人情

第二表

體貌特殊洊被十行之詔等夷必辨寧干三瀆之誅伏念臣受任非材叨榮過分機庭使領維均承弼之兼官政枋參釐實下台衡之一等矧總師干之試可班禮絶之崇伏望急還明綸昭示丕猷座為起輿為下蓋獨隆一相之儀車既攻馬既同是以整六師之訓臣何敢爾

天必從之

御書賜常武詩謝表

於赫王師整我修戎之政倬彼雲漢有嘉立武之章昭
聖訓之丁寧寓神毫而申勅中謝臣曩欲驅馳於斯世
蓋嘗復熟於是詩竊以為天生五材雖治不能忘戰武
有七德於文則為止戈其曰因以戒然亦殆有所謂矣
味匪紹匪遊之旨繹不留不處之辭知王者不嘉兵維
陳行而省徐土惟藎臣能弭患遄膺奏而鋪淮瀆故六

師曾不淹時而三事為之就緒必有程伯休父之輩克成周室中興之功臣實何人敢當此賜兹蓋恭遇皇帝以昭回之光飾萬物以溫柔之教行三軍修政事以詰戎伊欲皇威之振遣戍役以守國用勤奎畫之垂仰止鑾翔第從駑劣臣敢不寶為大訓誓報殊恩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敢憚東征之役王事多難維其棘矣覬寬北顧之憂思不負於宣王第無忝於召穆永言忠激臨發涕零

樞使督視兼知建康府到任謝表

峻班宥府出董戎旃宅牧陪都併司宫鑰遡炎蒸而于邁覬憂顧之少寛遄次軍門具宣廟算臣聞應事變者不遑於寧處視師征者焉有於定居顧長江合上下之流風寒非一惟鍾阜據東南之會形勝猶存俾於此以建牙殆猶身之使臂竊仰明謨之指授孰堪多事之驅馳有若臣愚寧逃淵鑒意者乃聖乃神之英主方折箠而控四邊雖以不文不武之具臣可授鉞而護諸將肅

將帝命已視師干兹葢伏遇皇帝獨斷睿謀兼收羣策謂明威可畏定徵象胥之通令厄運當銷自應佛狸之讖顧如臣等足辦邊防臣敢不夙夜靡遑東西于役縱無遠見料軍戎萬里之情豈乏孤忠運帷幄一籌之勝

皇后謝牋

領使機庭出提師律留司宫鑰已建帥藩東南之形勝不殊表裏之江流猶壯中謝伏念臣蚤繇父訓上誤主知半生馳騖於兵間徒注安危之意兩地推排於人乏之

執兼文武之資致邊陲飛羽之繹騷豈廊廟垂紳之遑暇蓋以主憂臣辱義不辭難如使上恬下熙咎將誰執乃揚庭而孚號俾假鉞以臨戎茲蓋伏遇皇后志在憂勤德惟輔佐雖安邊修政吾君獨奮於陽剛而求賢審官天下實受其陰賜肆愆膂力亦與顏行臣敢不將天之威敵王所愾適五月渡瀘之候夙戒中權成七旬格苗之功適資内治

趙龍學落宮觀謝表

囊封自効分投荒裔之居綸音載頒僅削真庭之秩感寬恩之天大隕孤涕以雨如中謝臣本乏修能誤叨重寄有死耳不可屈每思馬革而裹之今老矣無能為豈知鼯技之窮已粤臨峴首遥瞥旋頭悲環城皆虎視之鄉列郡盡鴻哀之宅禍一至於此極身百戰以何裨賴國之威彼師其遁而臣材不足以御衆智不足以察姦羝羊觸藩尚駭塞垣之未靖虎兕出柙詎圖家賊之難防變忽起於蕭墻勢竟隳於屏翰擢髮以數噬臍莫

追思昔先臣久茲分梱析薪罔克負荷孰云泉壤之無
知稽田既勤敷菑竊嘆金湯之安在謂且賜屬鏤而肆
市不然禦魑魅於九區敢意聖朝屈從輕典此蓋恭遇
皇帝仁深在宥德洽好生意若曰美及子孫盍稽八議
辛無以累遺君父姑緩五刑迄回物論以并包用貸微
軀於顯戮臣敢不省厥愆於羈旅終其老於纍囚念死
有餘辜莫寢遐方之梗化儻生無以報當為厲鬼以滅
讎

辭免起復知州表

縗墨臨戎事非彝典詔泥假守情駭誤恩幸生孝治之朝敢干名教之罪三綱所繫九頓以辭中謝伏念臣本自諸生粗聞大訓金革之事無辟其如禮何血氣之屬有知矧伊人矣久慨隙駒之過相傳邊馬之驚時則師友責之以急難重以軍旅諉之於憂患力戰峴山之北載驅淮浦之東蓋嘗揆之此心已不容於清議然猶曰王事之孔棘亦奚忍於私親之獨懷匪以謀身庶其藉

口令乃班之匠簿付以州麾登堂而宣上德音孰為教化下車而問民疾苦自愧簡書豈惟不肖之孤見非有識之士言觀忠孝恐累聖朝伏望皇帝篤叙彜倫誕修人紀矜臣報親之日短難勝風木之悲察臣事國之時長未憾桑榆之晚毋嫌反汗何吝轉圜變禮豈治世之常第深感嘆終制者聖王之則别効奔馳

辭免太府寺丞

提師西援偶退敵於孤城賜詔東來驟進丞於外府雖

懋賞者國家之典然盡忠者臣子之常何有勞能先承獎賚臣曽微他技實起諸生間嘗聞儒先長者之緒餘亦羞與武夫健將之等伍迫於師友其義在三憤此仇方有死無二迺者敵窺淮甸兵震江流切憂丙枘之莫遑況復庚牌之甚遽譬之奉漏甕而沃焦釜敢姑徐徐恨不薄内外而悉主臣至今鬱鬱所幸文城之雪夜大驚淝水之風聲迄解重圍盡殱羣醜此蓋將士三軍之力與夫守臣百戰之功臣則奚為而冒斯寵伏望聖慈

深念君臣之誼殆猶父子之間幹蠱者職分之當然能家者勲勞之焉取亟賜轉圜之聽毋抱反汗之嫌

謝放罪表 邵武

挺刃胥戕刑茲無赦抗章自劾罪在專誅恩言沛若於江河法令昭如於星日臣某中謝伏以此邦之俗佩犢帶牛輕生之民喜人怒獸而屬者常行之獄訟乃率然擅動於干戈雞犬為空使二人身首之異處猿狙皆怒宜一時血氣之憤張臣方此來亟其馳入惟恐變成於

瞬息幸而令信於嚚頑乃正邦刑以紓衆怨雖殺人者死漢綱恢恢然大德曰生堯仁蕩蕩敢不請而論訣亦何意於矜容茲蓋恭遇皇帝惟德動天以義制事念郡綱泯泯追胥何以兵為謂祖訓明明犯法惟有劒耳用布虧除之令盡捐專輒之辜臣繼今以思若古有訓斷者不可復屬凜如上帝之監臨殺之寧失不經敢負本朝之仁厚

天基聖節表 邵武

惟天數五正淵獻之孟陬聞嶽呼三增泰元之神筴星樞明潤海宇清寧恭惟皇帝受命溥將躋民仁壽華夏蠻貊罔不率登茲太平國家閒暇及是時所其無逸祥開甲觀春在寅揩臣幸假熊馮嘗陪獸舞河千里一曲雖遠京師亥二首六身但忻歲紀

牋

泰長三陽天基有永坤載萬物地道無疆適臨捧日之辰並衍齊箕之壽恭惟皇后母儀維則王化所基思齊

之嗣崴音陽光多助太平之當今日陰賜不知誕逢神聖之生竊仰僉慈之慶臣莫瞻曉殿亦在春臺夾首六身但紀蟠桃之實未央萬歲想賡樛木之詩

謝賜歴日表

夾有二首如身適當歴紀閏定四時成歲誕布璽書尺地寸天矩秋衡夏恭惟皇帝建五皇極登三太平玉燭調而陰陽和物無疵癘璿璣齊而人民育家用平康嘉與堪輿共茲正朔臣恭承詔旨祗率典章勸課春臺顧

革帶牛之俗表采月令想聞發獸之規

進銀狀

斗樞瑶月式篤商生尺地寸天適修禹貢前件物有邦之式厥賦惟中仁壽八荒不寳裹蹄之品玉帛萬國但忻虹渚之祥

賜衣帶謝表以下代范丞相

恩言狎至聿高鳴玉之班命服斯皇更佩環金之飾有華枯朽難稱榮光臣中謝伏念臣家本綈袍起從韋帶

半生貧苦誰憐身世之寒一念艱虞久覺腰圍之減分歸尋於短褐何堪繫於精鏐敢意微軀薦叨誤渥此盖恭遇皇帝仁足以衣被四海明足以約束羣才文帝親御弋綈醆德蔑加于恭儉光皇自解佩綬茂恩不替於賢勞乃錫身章於昭眷賚臣敢不書紳圖報束袵懷慙又改為兮不嘆無衣之七亦足敬也庶逃終褫之三

賜衣帶鞍馬謝表

襲衣寶帶有覼梁鶴偉革錫鏐更分廐駟於纂服乘之

貢何知俯僂之蒙臣中謝伏念臣寒故念於綈袍篤不堪於羈勒瞿鑠哉是翁也老矣奚為逢掖者儒服與蕭然何有每念牛衣之泣卧居慹馬革之裹歸敢意寵光榮此衰朽此盖恭遇皇帝藩飾百度鞭笞四陲武王之一戎衣將輯寧於華夏文帝之千里馬必駕馭於英雄顧惟何人亦攽異數臣敢不曳婁圖報犇走服勞要之襋之好人服之第乏彌縫之用瘏矣痡矣云何吁矣恐貽負乘之譏

使璫將指不違咫尺之威窂鉉非才難避再三之瀆凛乎臨谷尚此循墻臣中謝臣聞天生不世出之興王時則得非常之哲輔惟尹咸有一德粤繇心腹之同惟說命總百官默契精神之表兹所謂風雲之會用能成霖雨之功夫何聰明獨冠於羣倫乃以庸懦進持於魁柄股肱之惰體貌謂何伏念臣起自孤寒生而拙直今老無能為也屢陳閒退之私德輶鮮克舉之㫖任爕調之

辭免左丞相表

寄則將焉用寧勿固辭伏望皇帝憐臣下愚而不移察
臣中立而不倚雖詢玆黃髮神聖殊知然投以赤心治
平長策願趣還於成渙庶允穆於僉諧

謝表

祈閒未遂逢聖世之下賢代匱何裨躋老臣於左轄懇
辭不獲兢懼難勝中謝臣仰惟皇帝臨纂基圖餘二十
稔垂精機務欲三四王閱事久而輝光日新燭理明而
智勇天錫於赫聖訓雷厲風飛丕變物情乾旋坤轉所

謂克艱厥后不易為臣矧上相之彌綸豈中材之負荷必得棟隆之吉方回瀾倒之狂臣則何堪帝之所鑒老至而耄將及徒有憂治世之心學講而德不修此豈讀書人之謂言觀制可悚震愚衷茲蓋恭遇皇帝以睿聖得君子小人義利之真以陽剛起學士大夫朋比之痼謂臣雖無光明雋偉之望靡取靡他察臣似有中庸正直之資不作不靖迄令衰朽首與弼諧臣敢不祇若周官丕承畢冊開衆正杜羣枉惟以訓詞為元龜式百辟

事一人惟以公忠為治象亦願大有為之志無時間斷

純不已之德與天流行庶令遲暮之蹤得附興平之運

辭免提舉國史會要玉牒要略

贊化均陶一無可取提綱筆削四者難并方此懇辭詎容忝冒伏念臣懷鉛抱槧本起諸生當軸秉鈞寧堪守相自慙文墨莫補汗青史有三長與聞雖久慮無一得典領何堪伏望聖慈毋循故常趣還成渙將令簡冊罔愧詩書

辭免進書銀絹

臣竊以提綱筆削允謂故常出綍匪頒曾微功實矧經一覽已錫茂恩九式幣餘詎容濫予百僚衮缺何以具瞻欲節費浮願從臣始所有

第二奏

臣昨貢封章懇還恩賚未回聰聽殊震危衷言念老臣實慙濫予況今日百爾浮費苦節為宜一時彌文酌損何害敢顧受藏內府以待有勞昭示外庭謹無輕用臣

無任

辭免生日牲餼

臣切以後月之三日實惟老臣之賤生君稽故常厥有禮賜豫深兢懼莫敢遑寧蓋以臣待罪宰庭股肱無補積愆私室手足方虧其間又慮春哨之或馳上累宵憂之未艾是殆家國多艱之日殊非君臣相樂之時所有臣生日牲餼等賜欲望矜俞亟從寢免

第二奏

臣比以始生預辭異數敢圖睿眷尚閟俞音其若欣榮第當將順然以時方多事禮樂未遑家有私憂日月猶近一念及此百感與俱豈有身為宰相曾微體國友于兄弟罔既在原凡爾聽聞寧無指目用忘瀆告必覬矜從

謝表

初度無悰方抱鶺鴒之痛大官有賜不遺犬馬之生弗遂懇辭既其感塞伏念臣老將耄及意與年凋借箸以

籌何補辰猷之告當饋而嘆尚勤旰食之憂恍不知弧射之朝其敢辱鼎亨之養兹蓋恭遇皇帝禮隆體貌義重股肱眷此衰遲廢蓼莪之久矣憐其患難悲棠棣之萎如終莫遜於恩厳靡遑安於衷槩臣其拜手寧勿銘心嗟病骨之支離素餐安用惟愚衷之孤拙覆餗是虞

辭免除職予祠侍讀奏

臣猥以衰殘之年迫於危篤之疾懇求骸骨備瀝肺肝方幸天意哀憐奎章開允恩隆眷厚感極涕零而臣猶

有區區之愚不勝縷縷之瀆切以臣禀賦迂拙遭逢聖明久汚清朝遂躋元宰顧微臣之謹畏惟陛下之簡知外此無長自量甚審既遂山林之衰老已爲天地之生成而乃峻以文階冠於書殿優游真館密勿輕帷凡往前歸老之大臣無令日便蕃之異數人將不恕臣亦何顔伏望聖慈盡免殊恩曲矜晚節但令閒退即是寵榮所有特轉兩官除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恩命臣不敢祗受外欲乞別降指揮許歸田里臣不勝

第二奏

臣昨以聖恩從欲幸遂退閒御札疏榮過爲優渥覬還收於異數俾待盡於餘齡不圖天聽未回雲章洊至曲盡君臣之誼莫量天地之仁更與閣祠許令便處可謂始終寵遇進退從容自揣衰殘之蹤何補聖明之世而人言不貸帝眷獨隆感涕之零隕身無所惟是藐茲賤士致位元台得遂山林復瞻丘隴以臣忖度無此僥踰豈可貪榮不知戒懼欲望聖慈察臣之一真無僞念臣

之百為不欺盡削恩嶶即安田里庶幾屏伏不累生成

臣無任

謝表

嗟維大耋宜咈巖瞻嘖有煩言尚均祠佚清峻紫宸之直光華白髮之歸恩與天同涕其雨若中謝伏念臣頑承乏之使遂誤登庸老世故而三折肱何敢試瞑眩之藥陳治安而六太息詎能施髖髀之斤揆衰殘則罔然祈退間之久矣念奏牘未多於造膝而控情幾至於犯顏

諒猶簡在聖心奚以解于物論風其漂女甚槁蘀之易危清斯濯纓因滄浪之自取人言不恕帝力何加而乃盡掩疵瑕曲成終始上丞相之印不從冊免之規置散吏之員更假禁嚴之寵洪惟涵育自愧冥頑茲蓋伏遇

皇帝仁及股肱事存體貌知臣山林清苦之素恐亦無他念臣歲時荏苒之間失於不勇用矜衰朽但與歸休臣來日無多大恩難報踰七望八既佚老於幸民咸五登三惟祝釐於聖世

御書太學及崇化堂武學及立武堂牌謝表時為太博

文武未墜於地久愜兩學之規雲漢於昭于天肇啓千齡之遇寶軸下宸奎之四榮光動宵雅之三臣等中謝切以國家疊矩重規左庠右序寫諸琬琰覃睿思於孔聖之經炳若丹青御神毫於樂毅之論皆極一時之崇奬未如今日之表章踵堂者八千餘仰東壁日星之照圜門盖億萬計拱北辰翰墨之輝諸生如近於帝尊百

世難名於道大此蓋恭遇皇帝神文經緯聖學緝熙崇化而風四方親接素王之統立武而有七德聿思大老之歸乃肆筆以成書粲在天之垂象振古未有惟帝為能臣等適列虞庠恭承義畫昭回之光下飾誕揚為鐸之聲咫尺之威不違更繹止戈之義

御書宗學牌進墨本表 時為宗博

倬彼雲章峻極麟鸞之表刻之琬琰昭回象緯之光奉墨本以進呈覺神毫之飛動 中謝 臣聞惟聖有作與天

為徒故雖筆札之間罔測機緘之妙無以鍾王之陋跋我宸奎要皆舜禹之傳形諸心畫八法具嚴於摹勒一毫不失於本真恭惟皇帝德以日新學以時敏聲為律身為度夙成神聖之資河出圖洛出書盡闡乾坤之祕肆璇題之巨扁煥瑶牒之靈暉有開斯文用作爾寶臣恭想萬幾之暇乙覽思皇夫子生民以來未如今日宗盟異姓為後敢負吾君

御札訓諭知舉以下謝表 時為參詳

思皇多士俾呈甲乙之科遐不作人誕布丁寧之訓昭
回雲漢飛躍天淵中謝臣等洪惟國家有道之長進士
得人為盛崇雅正黜浮誕率繇鑒裁之精先器識後藝
文豈但度程之合故以忠厚之論則有若臣軾以混成
之賦則有若臣曾蓋主司既擇於名儒宜貢部不孤於
隆指豈伊臣等可稱上心此蓋恭遇皇帝思格丕平敷
求哲乂方政化更而賢路闢適觀厥成欲俊良登而治
具張無競維烈用勤肆筆申飭持衡臣等敢不仰揆宸

衷旁搜衆彦鑿鑿乎如穀粟之用斯謂實材炳炳焉若日星之垂敢忘明詔

代景獻邸夫人封號謝表時為講官

王假有家展親公族婦無公事進號小君與宗社以同休等乾坤而莫報臣中謝恭惟皇帝儉勤如禹篤睦如堯八柄以馭臣工聿先風化三綱以明夫婦蓋厚人倫施及閨門叨承爵邑臣永肩伉儷共載穹隆諸侯曰夫人顧已踰於有室一德尊天子懷永矢於維城

又皇后謝表

坤元贊化恩及宗藩渙號疏封寵踰閨壼仰儆音之儷極有仁澤以配天中謝恭惟皇后志在憂勤德惟輔佐忠厚而親九族克相家齊風化之始二南式明婦順猥玆中饋亦進小君臣退省其私不知所報積累鵲巢之德何以堪之信厚麟趾之風是之勉耳

代景獻邸冬至賀表

律回天統閶闔日長春麗帝居觚稜雲暖於穆太和之

世有開剛長之期中賀恭惟皇帝天德出寧人時敬授用衆君子偉陰霾之劃開更一化元喜陽明之休復朋來七日有僕萬年臣猥奉宗藩獲瞻宸扆百獸率舞親逢黄帝推筴之功六龍時乘請祝國家過歷之祚

南康軍到任謝表

戍期偶縮請從置散之宜詔旨弗俞併下趣行之令聿臨邦域已布教條中謝臣嘗按輿圖歷觀郡國非不枵然大也莫若廬山之高其斯宜若小然徒得臣熹而重

故凡五老之山水妙天下政以四書之義理在人心雙朱輪奚所道哉一白鹿足為重矣何俗吏念不到此使是邦為之藺焉而臣少不如人晚未聞道必恭敬梓無亦曰互鄉之童於樂采芹要曾是文學之掾夫何憂患未遂瞻儀於今十八稔而與世風波終以二千石而識山面目幸哉承學主此藏書茲盖恭遇皇帝表章六經厲精庶政意儒先所至猶庶幾鄒魯之遺凡規式之垂皆發揮河洛之秘以故頓增於地望諒惟簡在於天心

乃者慨拊髀而思之蓋有不旋踵而栟去使承其乏見謂非材臣敢不師仰仁賢奉行寬大豈曰前車覆後車戒固無健決之能將使懦夫立貪夫廉則有典刑之在

天基聖節賀表

神授甲子五百歲而聖人生天闓昌辰萬斯年而景命僕惟皇建極申命用休恭惟皇帝乃武乃文惟精惟一內之中國外之荒裔訖是多盤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動無過舉於時假樂式際誕彌臣假守軍符瞻言宸扆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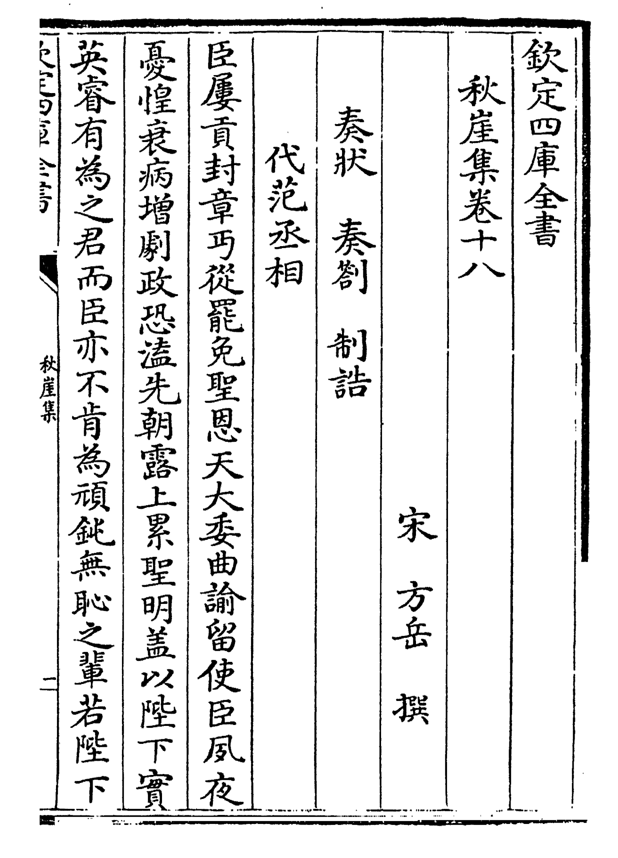
相上千秋錄莫陪嵩嶽之呼廬山有五老人共效華封之祝

邵武到任謝表

以柳易播尚誤寛恩自江入閩已祗遠戍感歎聖朝之仁厚矜容臣子之戇愚_{中謝}伏念臣守剛而乏沉潛學朴而少涵養事人以直道豈今世之能容得封如曲鈎亦平生之不取惟知公是未覺昨非粤從督議之參商出守廬山之僻小可以悔矣鄭商人之環何必爭抑有

疑焉齊楚侯之地不相及夫奚湖廣之饟所具析江東之守臣不能忍於一慗已自甘於三黜為臣懼者皆曰南陽帝親惟天知之乃謂東朝公事第與更其竹使亦不俟於瓜時茲蓋恭遇皇帝徧覆無私容光必照天下事惟其是而已何間賤微我之心亦有曲者乎一惟端直故雖肺腑之請曽靡毫釐之偏肆令危蹤無失故步臣敢不仰慿公溥益勵直方毋虐煢獨而畏高明安用前車之戒與致平理而銷愁嘆勉為後効之圖

秋崖集卷十七



秋崖集卷十八

宋 方岳 撰

奏狀　奏劄　制誥

代范丞相

臣屢貢封章丐從罷免聖恩天大委曲諭留使臣夙夜憂惶衰病增劇政恐溘先朝露上累聖明蓋以陛下實英睿有為之君而臣亦不肯為頑鈍無恥之輩若陛下

優容不斷臣遂偃蹇自如君臣之間胥失之矣兼臣昨蒙内引業已跪辭豈有今日違離清光明日出入禁近其為舉措殊失觀瞻每出城闗輒宣恩旨待罪于外厥路無繇臣今只得卧病杜門祈天從欲中書庶務難以與聞臣已截自某日雖常程文書一切不敢書押外蹈踳俟命必得請而後已陛下不早賜處分却恐以次臣輔未免尚避嫌疑必致彼此因循稽壅朝政令何時也而可以臣費日乎成斷少遲愈重臣罪陛下雖欲寛其

雷霆之怒而不可得矣伏望陛下憐臣之齒髮已朽察臣之肝膽無欺前後奏陳必留聖抱若不上勤省憶真成備禮之爲罔上之誅豈容苟免臣不勝大願願賜骸骨歸田里使去位一日而塡溝壑臣瞑目無所憾矣煩瀆天威臣無任恐懼怔營祈哀俟命之至

又

臣一介迂愚遭逢明聖自麾丞轄愈切憂虞蓋以時方多艱而臣惟有謹畏實無大臣之才人皆求全而臣惟

有朴直又無大臣之量何以運掉庶務調娛衆情必致顛擠上孤委寄荏苒年歲幾控忱悃前後封章無慮數十至於扆前祈懇備極丹衷皆緣天語丁寧諭留切至臣無決去之定力而懷感遇之小忠黽勉以思因循至此乃今年以耄及病以篤危猶復不畏人言但知聖眷則是不惟無大臣之才不惟無大臣之量而且無大臣之識矣臣伏讀御札感極涕零重以中使傳宣次輔將指聖恩隆厚天地莫量臣非不知違命之誅嚴負恩之

罪大而自揆清議寧愛微軀陛下如容之於覆載之間
生之於殞越之際賜以骸骨投之山林在陛下為始終
保全之大恩在微臣為進退不愆之晚節祈控之切下
愚不移惟天必從庶無煩瀆

代趙同知

臣伏自去冬丕承睿訓分命樞近總領兵財臣夙夜以
思大懼駑劣無以稱隆指分顧憂者陳情控免至于再
三天語丁寧俾須數月臣俯伏俟命於今又四閱月矣

不勝憂責敢以奏聞伏緣臣區區愚衷本非避事實以公朝之大體豈容同列之異岐事若不由中書要是古人所戒如使自分彼此無乃猶有二三建議之初本自有說而今者大臣無我同列盡情何嫌何疑為此形迹況事無鉅細一惟其公進則奏之于君退則白之于相分任亦如此不分亦如此則又安用紛紛為哉臣愚欲望聖慈收還成命所貴中書之務一用彰通列之心同至於竭愚盡忠臣何敢不勉以負隆委惟陛下幸垂聽

焉

代范丞相

臣老朽無堪待罪宰揆當務之急謂宜知無不為非若言語侍從之臣專以論思獻納為職業者也而臣玩愒無補仰負隆知過煩訓辭條列所見臣有以仰見陛下望治之切晷刻為遲若稽仁皇開天章閣之時實同軌轍一念奮發可致隆平然臣觀慶歷中所謂宰執者曰范仲淹曰韓琦曰富弼此其經濟之略宜必素蘊於胸中

方仁皇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仲淹猶語人曰
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先後非朝夕可能也況如臣者碌
碌庸材忝當其位則其猝承天問憂懼謂何伏念月餘
罔知攸措惟是一二同列敢不盡情苟憖和恭豈逃聖
鑒每自忖度有犯無隱臣不如範直諒多聞臣不如侶
明允淳篤臣不如性傳寧不自知敢肆胷臆蓋嘗與三
臣者講求祖宗立國之意其所以垂之數百年而端命
上帝惠篤不忘者曰仁而已是則我國家之元氣也國

之元氣補之則實瀉之則虛調之則通壅之則滯以令天下之勢譬之於人四體百骸其尫羸亦甚憊矣所以綿綿延延視息自如者元氣存焉耳當此之時以參苓養之而不足以野葛伐之而有餘臣如庸醫惟知畏謹察此證候姑亦徐徐意謂平常之劑雖不大快人意而亦不至於誤事瞑眩之藥投之是則可以立起而投之誤則有不可追之悔矣故惟神醫方敢用瞑眩而庸醫不若守平常此非臣之愚借之以自解何也實惟一綫

之脈不容逞快以戕之耳自昔能富國強兵使人主思其材而不置如裴延齡等輩者其筭計見效豈不有可喜者哉然而胷膈一快而元氣衰矣此非久生之道也惟仲淹惟琦惟弼其經綸輔相近世罕儔然皆不以聰明稱不以智術著惟能為國家護養元氣故無赫赫之績而慶歷之治盛世莫加焉至如王安石呂惠卿夫豈無才而能以豐亨豫大悅上心者不知財聚而民散兵強而本弱於是慶歷之元氣至熈豐而傷至紹聖而索

矣臣老且耄雖識見淺陋而閱事亦多實不敢為新奇可喜之談以聳動一時之觀聽而已謹列其大者為十條惟聖明采擇

一曰正人心

臣竊惟人主正心蓋老生之常談迂儒之腐說也臣雖愚暗夫豈不知然而司馬光所謂歷觀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亾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者也臣是以敢為陛下誦

之夫人之心至虚至明至神至靈舉天下之事事物物森然紛至乎吾前者以此心照之了無遁形而以物慾汨之以人偽乘之則虚者窒明者昏神且靈者冥矣於是乎邪與正倒置於是乎公與私逆施於是乎君子與小人迭勝而終負然則治亂安危其不自是出歟陛下以道宅心他無嗜好萬幾聽斷神動天隨而臣猶以平常陳熟之言塵滓聰聽蓋以大臣無他職業惟在格君此而不陳事孰為大臣願陛下以

天之心為心罔有間斷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惟日兢兢終始惟一危微之際實非他人所能用力惟陛下留神

貼黃

臣觀前代土木玩好女謁宦寺皆足以蠱人主治心之學聖明在上一無此事臣所陳不過庸庸之論拳拳之忠耳

二曰定國本

臣歷觀前代人主諱言儲嗣其臣雖有遠慮莫敢白發其端至我仁皇乃有昌言其事者聖度容受廣大如天國史書之為盛德事此仁皇之聖所以為度越千古也伏惟陛下春秋富盛無疆惟休前星之祥未為遲暮而中間羣臣已有以宗廟社稷之計為言者宮闈教育磐石維城慶澤延洪根本深固此陛下之聖所以為同符仁皇也然則何以臣言為哉實以身為宰輔乃不能言羣臣之所已言則是首鼠懼禍有

負宗社伏惟陛下以天下之大慮行天下之大公蔽之聖心自有真廟時故事在其若事已久玩歲月悠悠則叔孫通所謂天下之本奈何以天下為戲者不可謂過計也惟取之廣擇之精而斷之果天下幸甚

臣不勝昧死

貼黄

臣見臣庶之家亦有撫育一二族子將有所擇而未決他日鮮有不爭訟者

三曰別人材

臣聞司馬光有言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自古小人之為天下患豈其庸愚不肖無所用於斯世者哉如其無所用也時君世主亦安肯傾心嚮之惟其所為實快人意以之治財則真有錢流地上之富以之治獄則真有察見秋毫之明刻核之能罔不如志故人主倚之集事未免回視君子為無能為矣天下之治所以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

餘者職此之由也何者君子雖衆其道易孤小人雖寡其勢易蔓善乎蘇軾之言曰君子猶嘉禾也封殖之甚難小人猶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歷觀前代之君未嘗不欲近君子而君子常疎未嘗不欲遠小人而小人常密其故可覩矣書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又曰時則勿有間之惟不以其所可喜者忘其所可憂者則小人不得乘間而入矣陛下黜陟惟允好惡既明區以别之固已在天運神化中臣猶

願加聖心焉

四曰謹王言

臣聞王言作命蓋在三代為訓誥在漢唐為制詔其所以鼓舞天下者不輕用也漢人有言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故古之稱人君者曰恭默思道曰躬行玄默未嘗事為之訓每每丁寧蓋恐輕褻王言習常為玩則人君所以鼓天下之動者有時而為空言矣伏惟陛下天縱之聖聰明冠倫渙發巽申動

中事會播告不匱洋洋聖謨而臣區區之愚妄有意見切以為勞神於翰墨之間者不若儲神於淵聽疲精於訓飭之嚴者不若聚精於靜觀陛下望治之深曽不遑暇厲精更始亦幾何時而所下御筆史不絶書傳之方來足為總叢然而聖心澄穆慮有所分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臣願陛下法天以恭已而已所貴天下頌王言為大而不敢玩王言為常則心之精微一有所發莫不聳然丕應矣

五曰節邦用

臣切惟聖心所甚憂而今日所甚急者得非考圖數貢以東南一隅之賦入而用度過於全盛之時乎今日之東南亦非祖宗之東南矣而兵食之費十倍於昔吏祿之費百倍於昔只此二事已難支吾若公若私真可哀痛民力困憊幾不自聊財非天雨鬼輸則所謂能斡運者君子之所蹙額而不忍為也刮之兩稅而農民窮刮之鹽筴而商賈窮刮之牙息而州縣

窮田里蕭條所在愁嘆則夫生財之說固識治者之所不敢道也國貧甚矣而孔子則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聚斂之臣惟知富國不知民有不安其生者且將去為盜賊矣財聚於上民散於下為國者亦何利於此無已則有節用而已仁皇慶歷之盛先自宮禁裁損一切用度至於聖躬奉給亦令罷供於是詔張方平等議減浮費此陛下家法也陛下克己恭儉聖德彰聞而悠悠之言或以為琳館一墻無慮數鉅萬如

此等可節者恐亦不但一事也臣愚謂宜如慶歷故事於兩省官選才敏之士據國用歲計之數通其有無一切裁減條其節目三省公共斟酌而奏行之冗費既除經用自足其與巧取以妄用者相去萬也

貼黃

臣竊見所在州郡或獻羨餘在於朝廷所補無幾其實掊克之吏有慊于中姑取九牛一毛以塞衆議朝廷何苦乃為姦貪受此名哉臣愚欲

乞立為科條務令禁止

六曰計軍賞

臣嘗謂自兵農之分而列營坐食仰給縣官於是乎國用屈而軍愈貧軍籍單而國愈困悉力供億不贍飢寒平時怨咨緩急何恃是知養兵貴精不貴雜用兵貴少不貴多前代用兵寡者常勝昆陽之戰纔六千人而却王尋百萬之師淝水之戰纔二三萬人而破苻堅百萬之衆是非以少勝也以精勝也今內外

兵籍不下七十餘萬不可謂少矣然而手藝者十之一占破者十之一虛籍者十之二老弱者十之三此其大較耳是七十餘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無怪乎愈增而愈少常戰而常負也坐坊賣餅亦謂軍人此固韓愈所嘆今之吹竹彈絲描金畫翠之類要不可以言兵矣而諸捆也三衙也其所以植旗旄羅弓矢夾道而疾趨者必皆偉岸雄桀可以言兵而徒以供出入輿衛為塞塗之從者耳臣願陛下赫然奮

威嚴飭諸將絶其手藝者汰其占破者核其虚籍者
處其老弱者則於此七十萬之中便可得四五十萬
兵矣古人以一當十今固未敢望但得以一當一亦
不至枉費錢糧不然但務增多耗民耗國政使邊方
安静天下亦坐困矣

貼黄

臣聞諸處梱帥率自其所治每二三十里置一
鋪以達于畿謂之擺鋪每鋪不下五七人皆選

其兵之翹捷者充之只此一項大約亦用勝兵五七千人徒為探刺中朝動息之用每一家落輒有數項擺鋪少者亦約有二三十人共聚一處故其所處之地剽斂自由遂使商旅不行邸店停閉臣每念邊鄙不知何時復見煙火萬家氣象豈圖内地亦有此景臣愚欲晝旨行下各抽回司以備戰守其傳送文字只依祖宗舊法令赤遞趕限豈失事機庶使朝廷養兵不為徒

費而一路聚落安堵有期亦非小補

七曰徽士習

臣聞風俗之厚薄上之人實爲之故士大夫不言風俗以風俗自士大夫出也西漢有一孔光張禹便能化其風俗爲柔諛東漢有一李固杜喬便能化其風俗爲沽激雖沽激與諛柔不同而其失一也今天下風俗亦弊矣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名節知有權勢而不知有義理蠅營狗苟惟得之趨推其受病之源蓋

必有任其責者夫一念私意起於芽蘖之微耳然而推是心以往則貪爵慕禄而寧負天子矣簡賢附勢而不䘏清議矣義利之界限可不謹哉而世之士大夫方且有為吏商而舳艫相銜以壞朝廷之鈔法者方且有為駔儈而市井交闗以虧朝廷之楮令者方有為城狐社鼠而漿酒藿肉囊金櫃帛以漁獵朝廷之百姓者此士大夫心髓之病非鍼艾所能達藥石所能療也惟在陛下清心寡慾以神化轉移之耳書

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而況於

躬行以厚風俗乎

八曰清仕塗

臣惟今日東南一隅之天下其郡縣窠局不能當祖

宗時十之二三而入仕之塗曰進士者十倍於昔曰

特奏者二十倍於昔曰資蔭者數十倍於昔而所謂

武舉所謂軍功所謂雜流者又不知幾百倍於昔矣

縱使以祖宗全盛之天下猶且無以容之蘇軾當神

宗時已有一官而三人共之之嘆而况今日乎是宜差注不行愈益浮競向猶曰賢愚同滯也今則雖賢者不免於壅底向猶曰清濁混淆也今則雖清者不免於攀緣蓋有登科十有餘年不能沾一日之禄而老死者有三年大比闔郡除校官外無可與考試者然則入仕之塗亦大不清矣臣愚以為自唐以來進士一科得人為最盛此固未易輕議至於特奏止緣鄉貢遂列簪紳資蔭不限才愚盡居禄位較之進士

不甚差殊充塞銓曹無闕可補如此等類盡思所以通變之乎臣觀孫沔之論磨勘遷轉歐陽修之論舉主改官一則以但居三周不問賢不肖例遷一級為非一則以舉主數足不問賢不肖便與改官為否儻以二臣之議下之有司更與討論惟務才實則公勤者有以自見而浮競者將不至甚僥倖矣

貼黃

臣竊惟左戚姻聯從昔所重謂當富貴親厚之

不煩以政苟惟不爾適費保全

九曰結人心

臣仰惟藝祖肇造區夏傳之數百年而屹然泰山之安三代以來有道之長無如本朝之盛者非徒制度紀綱有以維持之也夫亦德澤在人心淪肌浹髓有不可得而解者故其財以不聚為富兵以不用為威人以不作聰明為賢祖宗相傳惟此一道蓋所謂得天下以仁守天下以仁者也王安石不知此故以開

邊而失人心章厚蔡確之徒不知此故以殺士大夫而失人心是則熙豐之人心嘗怨矣而元祐收之靖康之人心嘗怨矣而紹興回之夫豈不甚可畏哉伏惟陛下逺覽古今克邁前聖治亂興衰之監其得之聖學者固已髙明而老臣愚忠無出於此意謂天下所欲惟陛下行之天下所惡惟陛下去之葢天下之所欲者在安生天下之所惡者在失業未有惡欲與天下同而人心離者也書曰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

之馭六馬可不謹歟

十曰祈天命

臣聞人君之所以祈天永命者非牲牷玉帛祝史薦辭之謂也非占算推測求之幽逺之謂也盖天命不在天而在人則其所謂祈天永命者要亦求之德而已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非於人事之外别有所謂天命也恭惟國家克相上帝申命用休天之所以顧諟者有加無

已而卜祝之流傳訛聽舛妄用丙午丁未率與咎證會逢不知禍福無門惟人所召陛下不可委之於數以為厄運當然日監在茲駿命不易天人之際影響相符臣故以為陛下捨已以稽衆則可以祈天命違欲以導道則可以祈天命遠憸佞而親忠良則可以祈天命杜讒間而廣諫諍則可以祈天命是則陛下一念間耳陛下果盡此道不沮不疑伊邇明禋對越無愧上帝降鑒方將垂億萬年無疆之休臣不勝至

顧

右臣所條十事雖若陳言而臣積日精思無越於此儻其言不以人廢少留聖心其於睿明不為無補意之所切辭不覺繁干瀆天聰惟陛下幸赦

代趙參政丐祠

臣輒控愚衷仰塵睿聽臣聞君臣相與惟以真情命義之間蓋有大戒其知進而不知退則天下之大戒謂何欲言而不敢言則臣子之真情安在臣今懇請天實鑒

臨蒞以臣本之修能僅堪煩使當分梱東淮之日忽叨
恩西府之除自以授任於領兵謂宜聞命而就道第亟
祗於言綍寧敢與於事樞儻得至冕旒之前便當乞骸
骨而去不圖未回天聽嘖有人言是以惴恐而控聞倉
惶而遠逝當時言者之有劾至謂微臣之無君及茲化
瑟之更偶與招旌之數則其趨走豈敢趦趄臣雖至愚
極知非據直以君臣之大義不可終絕於闕庭天地之
隆恩不可委棄於草野黽勉一至荏苒兩年其若庸材

不逃聖鑒今齒髮日以遲暮筋力日以疲駑課其功能負此歲月欲望聖慈察臣之孤立寡與憐臣之朴直無他凡茲懇祈盡出真實俾歸田里以畢年齡則君臣之真情以孚其命義之大戒以著在臣其為有進退之分在陛下為有始終之恩一遂所祈兩極其至惟陛下幸垂聽焉臣無任激切祈天俟命之至

又

臣昨貢封章仰干宸扆愚衷雖切淵聽未孚竊伏思維

愈深兢懼豈以在庭之有請率皆備禮之虛談若稽故常例不俞允而臣自諳拙性厭事浮文故凡告上之言罔匪由衷之懇安有貪榮而未止姑為求退以自文顧臣雖無用世之能亦決不為欺君之語但以艱難之會正費支吾庸陋之材何堪倚仗譬如滔天之巨浪駕茲漏底之弊舟旁觀者至於驚呼高卧者不知進退倘致淪胥之敗難追悔恨之遲是知同遇於風波無曰莫施於維楫欲望察臣所乞盡出真忱觀臣所為委無他技

爰念造朝之初意敢干誤國之後誅徒以曩歲丐歸人或議其匆遽則夫前日祇台勢不可以稽留是則出處之間蓋以君臣之義豈謂因循歲月瞬息兩年老朽精神狼狽蔫然欲望賜以早衰之骸骨俾之退守於邱墳此臣至情惟天從欲

南康軍薦知都昌縣許子良

臣猥以非材假守康廬郡雖其壤地褊小固亦古諸侯國也諸侯得薦士士亦豈易薦哉自有科目以來士之

所以夙夜刻厲者場屋聲病之文耳抽黄對白賦聲摩空以學則餒矣殫見洽聞上下今古以政則敗矣焉用薦臣今所薦者蓋有文有學而有政者也謹上其名氏曰宣教郎知南康軍都昌縣事兼弓手寨兵軍正許子良臣究觀其人早登諸老之門頗臻作者之域文固非其所慊也而淵源師友猶有典刑濂洛以來遺書之在者無不習也其易所謂多識前言往行者乎臣是以知子良之學癯然一老若不勝衣而剖決如流不回不奪

義理之勇固如此其詩所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者乎臣是以知子良之政若斯人者如幸得使之分牧養之麾何詎不如龔遂使之攬澄清之轡何詎不如范滂若雨露之司存日月之獻納又安知不與冠冕佩玉趨走丹地者可頡頏以相上下也而子良之行年亦既踰知命矣姚崇之薦張柬之曰其人老用不可以不亟也臣不勝大願願少破拘攣之說度越資格而錄用之漢法附下罔上為大不恭有不如臣言臣請坐之惟睿慈采

擇

薦僉判米巨容

臣觀徽國文公朱熹序向子諲之文以為抗强敵百勝之鋒遏四海横流之勢未嘗不慨然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也非才假守待罪廬山有朝奉大夫僉書南康軍判官廳公事米巨容者茲宿而志不衰身癯而心愈壯抵掌扼腕真有矍鑠是翁之風當其令蓮城時州盜羣輩傍縣連陷聲摇數州巨容崎嶇鞍馬間身自蔽翼邑以

無恐蹄然獨存試嘗問其世家則固米芾之諸孫而子誣之自出也臣與之共事於今且半載見其簿書靡密必躬必親有以知其能勤攝郡踰時例卷弗取有以知其能廉方幸協恭而以滿替告矣臣忝為之長敢不以其實聞欲望聖慈特與陞擢以風示四方之小吏是亦厲精之一云

南康軍丐祠

某輒控悃忱仰干鈞聽某蒙恩假守待罪踰時適當凋

瘵之餘殊費補苴之力帑廩幾於赤立鬚髪為之白紛

事事荒殘殆難措手日日整葺良以焦心久欲控丐祠

之章或又拘滿歲之典趦趄不勇跼蹐靡遑忽有得於

傳聞實不勝其幸會某今月十八日據邸報内一項知

南康軍方岳與新知邵武軍游孝巖兩易其任某治郡

無狀法當汰歸得報易麾尚從禮遣此雖廟堂委曲之

意政契田里便安之私除已截日不敢治事外欲望特

賜敷奏別賦叢祠某只俟省劄到交割與以次官一面起

離前路聽候指揮

邵武軍丐祠

某輒有愚悰仰干鈞聽某蒙恩假守自揆謬庸曩在康廬亦既九閱月非不欲勉竭駑劣以仰稱聖君賢相愛養元元之㦤心而褊狹不容觸怒鄰閫一斥有餘罪矣天地函蓋兩易此來感激寸膺夙夜思所以為報効者蓋於今又九閱月合而言之嵗且有半而邵武之俗大異康廬傷弓之民難安帶刀之俗易動每自惟念孤負

使令無補涓埃未敢言去不圖今者力與年凋衰疾驟增輒生奇證緣某鼻觀偏塞有年于茲才拙心勞忽爾穿潰遂致文書壅底多滞常程戀禄不歸必將誤事幸今田里之收自倍帑廩之積無虧某於此時可以情懇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改畀祠禄以便養痾不勝幸甚

奏劄

輪對第一劄子

臣迺歳屏處田廬自伍樵牧葢已謂休此生矣陰霾晦

蝕白日晝冥駭鹿驚麏惟恐入林之不密耳會陛下赫然改紀奮發威斷夜半片紙抉疽根而蕭去之迅雷劃然不及掩耳耘夫蕘子有傳其事山間者則相與唶曰吾君庶幾悔悟歟何其英武也吾國庶幾安静歟何其果決也無何而弓旌四出巖穴為空臣於此時亦且三入故府所以于然纓冠而來者將欲與扶持之老少忍須臾以觀德化之成耳歲月遄邁星周有奇而化紘之更張未見有大强人意者徒聞今日一書數盧杞之罪

明日一疏裂延齡之麻而政枋朝綱莫之底績天運神化僅了常程政恐紙上之虛談實所以挑天下之實禍也嘻其懼哉然則改紀以來望治逾邈筭計見效茫如捕風意者陛下之德猶有未盡出於一者歟咸有一德之書得之聖學久矣而臣猶以為言者一則純一則久一則神一則天純則不已久則不變神則不測天則不息文以此一純其德湯以此一新其德堯舜以此一兢業其德而天下治故曰德惟一動罔不吉間之以二其

初則疑參之以三其究則雜故且前且却者終却而不前乍進乍退者有退而無進隋文帝身致開皇之治不可謂不賢明也而二三其德則身以隨亡唐文宗身致開元之治不可謂不英毅也而二三其德則身以隨亂故曰德二三動罔不凶葢人主者天下之主也人主此心人主之主也人主而不自主其主則兢畏者出入於舒泰於是乎有高天下之心憂勤者出入於逸樂於是乎有享天下之心收斂者出入於開拓於是乎有小天

下之心敬忌者出入於放肆於是乎有輕天下之心而
德之所謂一者不能不二三矣試嘗妄議今日之事小
臣抗疏追記危言給札玉堂蔽自聖志陛下此時此意
天下皆知其為去邪勿疑也夫何霜臺白簡竟以留中
親洒神毫曲為調護徒使御史失職而前日之意響終
於晦昧則未免疑天下士大夫之心矣其何二三如之
內降有禁開悟宸襟剗絶攀緣同符仁祖陛下此時此
心天下皆知其為自昭明德也夫何瑣闥塗歸上煩屏

却王音宣諭曾靡回天徒使給舍包羞而前日之規模似若轉移則得以藉擯廢讒逐乘間抵巇者之口矣其何二三如之故自更化迄于今謂之清明耶則不無陰幽謂之剛果耶則不無牽制今日則乾健明日則坤柔今日則夬決明日則巽順波流風靡莫之適從則端人正士之言終不能奪左右便嬖之意廣庭大衆之論終不能回深宮隱奥之私雖異服奇衺本非良家之選而殫土木以彰寵賂何為見於化瑟已更之後怪民子姓

本非南陽之親而汙環列以示私昵何為見於威枋既
汝之餘陛下毋謂天縱英明羣臣莫望而可以自用其
心也自用則小無乃不如抑畏乎陛下毋謂臨御日久
明習國家事而可以輕用其心也輕用則肆無乃不如
兢謹乎夫是以收攬權綱風飛雷厲奮然號於天下曰
更化而還觀却顧聊復爾耳軍國大政異於前日者幾
何唯有鳳凰于飛翽翽其羽差似可喜者而狐踪鼠跡
亦且捷有蹊隧矣其何二三如之夫以陛下聖明而其

德猶未能盡出於一如此是無怪乎二三大臣遠避嫌疑之時多而經綸政事之時少洪濟艱難之意淺而計較利害之意深有不能不二三其心也是無怪乎羣工百執太息儒者之無益而澁縮於方今之良圖隱憂羣邪之復興而潛避於他日之奇禍有不能不二三其說也是無怪乎皇天上帝震怒陽剛之虧而日食於正陽之月鬱積沈陰之極而雪沍於甲坼之時有不能不二三其春也然則天人之際所以為是二三者皆自聖德之

不能盡出於一者始臣恐頻復者未必不終於迷復而治亂安危之所伏特未可知也故敢以咸有一德之言為陛下誦之臣不勝大願願陛下進此之一不已如江河守此之一不變如金石用此之一不測如雷霆運此之一不息如元氣則所謂一德者天德也於更化乎何有不然元祐一更化也紹聖又一更化也事會無極臣懼焉而已矣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輪對第二劄子

臣竊惟陛下於今二十有三年百爾臣工得對而望清光者無慮千數百人矣千慮一得豈無憂世之言聖度如天一切容受然而遠慮者多迂濶盡言者似譸張痛哭流涕之書卒於無事則得無以不驗而玩之歟抑臣之愚以為天下不可一日無憂世之言而要不可使其言之驗也憂世之言驗則引裾折檻遂成孺子之名而天下國家有不可追之悔矣吳楚之叛晁錯之言則驗矣而漢幾殆祿山之亂張九齡之言則驗矣而唐遂衰

有天下者方幸其言之不驗也顧可要其言之驗歟蓋
今之憂世者曰元祐之初哲皇垂拱羣憸斥逐盡出宣
仁故當章蔡諸人覆出為惡則專指聖后為逞憾之地
動以簾幃為朋邪之時敢專私書誣謗盛德至以天下
之母遂其仇報之心反易天常萬世切齒觀宣仁聖訓
所謂蔡確他日復來恐皇帝制御此人不得則確之斃
於元祐八年者天也確於是時年五十有七八矣當安
陸之謫齒髮方强滄海揚塵之思蓋已有人壽幾何之

嘆則其懷憾銜毒欲釋忿於一螫者其意無日不在鉅鹿下也確而無斃怏怏當不止於宣仁彼厚與京為確之黨者耳怨望之禍猶能蹙人之國家孰謂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詔書俟服闋與宮觀一指揮所能扼哉然則今日之事有可為寒心者聖明在上獨運權綱登良去邪一出英斷其事大異宣仁時而赫怒矯誣朋姦者逐塗改進擬發姦者名則其尤大彰明者也薄海懽舞竊見聖心而彼固以陛下為何如哉無父無君鬼蜮如確

安知其不移所以讐宣仁者而敢讐哲皇也如有密奏書萬言為題品而名與宮觀者為左僕射則其憤恐不但荼毒諸賢之家誣䘮一朝之史而已也蝮蛇反噬草木為枯蠚氣上騰必干穹昊陛下以為此言可使驗乎剏惟流俗之言方以令兹丙午為自古危運雖堯以甲辰踐祚粤二年而為丙午初不害其帝者盛時而考之國朝則是李邦彦從吉之年而靖康之禍烈矣何其適相遭也燭武已老乞骸而去幸矣王陵少戇不知誰可

助之萬有一當饋之思慨然有不如之歎則天下事不可勝諱此在二三大臣努力勉旃勿為窺伺者所訕笑而陛下謹毋惑焉可也臣故以為陛下於此而惑則將恐激而為靖康之丙午而憂世之言驗陛下於此而不惑則或可轉而為放勲之丙午而憂世之言不驗然則今日所以銷惡運遏亂原而祈天永命於億萬年無疆之休者是在陛下不惑而已惑則英州别駕之貶陽城白麻之裂皆無益也所憂者林甫審伺微旨餡遺左右

饔夫御婢皆所欵厚則簾言壁語浸潤而膚受之不能不使人惑耳非有學力此心移矣夫子之學四十而不惑更事多而閱理熟也陛下當夫子不惑之年而赫然有為聖學亦卓矣加以數年則自不惑充之遂可以知天命而何嫌乎丙午不然臣恐憂世之言有時而驗也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貼黄

臣久處田間親見兩事或可少裨兵財之一畫葢

今之言救楮者曰無策則亦信無策矣然中人之家楮非其所有也而日用百爲悉仰給於楮家無造楮之枋日有仰楮之需而不見其不足者有田以權之也田之毛秋入而春出之則穀散而楮聚一歲之用於是沛然蓋不造楮而足也今所謂沒官田者於朝廷曾幾何之入而悉爲强有力者佃之某官某邸某剎某府率非能自耕者也而占佃多至千百頃者何也有利焉耳事令急矣與其以

公室之田為私門之利孰若收之以自救乎且以劉漢弼徐元杰賜田計之凡為田千畒也截長補短而入之歲可得穀千斛又截長補短而出之斛可收楮五十緡是千斛之穀歲收五萬楮也百之則五百萬千之則五千萬合天下而言當不止萬億頃畒也發廩有若干之入印造無若干之出則凡收百萬者為二百萬合而計之收楮之數多而造楮之數少矣謂宜下有司抄劄没官田畒凡為

强有力所占佃者悉歸之官歳收減今占佃者十二三而别為倉廪貯之秋收春發一如民家依山之州糴以收楮邊江之郡運以供軍則取發綱運稍水之費又省幾何緡在民間矣此其大略也若夫條畫之則有司存如臣言可採乞下國用所施行

貼黄

臣曩仕邊州見城闕之外莽為荒墟未嘗不嘆息

以為何時復見煙火萬里氣象不圖今茲內郡在在皆然商旅不行邸店停閉往時聚落半無煙炊則擺鋪之為患也蓋緣諸處若制梱若戎司若監司州郡率自其治所每二三十里置一鋪以達於畿只京湖制司一項自鄂州至行在凡五十四鋪鋪凡四五人已該二百五十餘人而鄂渚以西又不與焉合諸司言之有自川廣至者大約不減萬人周瑜拔皖之師謝玄渡淝之衆蓋無此數而徒

以為諸司刺探中朝動息之用甚者為飛馳海鄉
肥鮮之役而已不知朝廷費幾許衣糧招刺萬人
而乃令布之內地以冦吾民哉今每一鄉村輒有
數項少者亦二三十輩共聚一處剽斂行路何啻
冦攘聚落蕭條繇此之故臣愚以為諸路有省遞
矣又有赤遞矣十數年來輒復私為之擺鋪則是
朝廷費三項錢糧而不獲一兵之用也謂宜畫旨
行下諸路各抽回以備戰守其傳送文字只依祖

宗舊法却於赤遞鋪增其錢糧急其期會一如所謂擺鋪者亦豈失事機哉是則不煩招刺不費幇支可以坐獲勝兵萬人而諸路聚落按堵有期亦可小補如臣言可采聖慈特賜睿旨頒付樞密院施行

申省乞祠

準九月十二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方某差知饒州某蒙恩予郡何幸起家而以衰暮之年莫任承宣

之寄兼有從弟占籍浮梁大功之親所合回避欲望特
賜敷奏收還成命姑賦叢祠所有前項劄子未敢祇受
須至申聞者

又申

某昨蒙公朝起之牛舍分以魚符近次無旬月之淹鄰
壤無輪蹄之役非不感聖恩之寬大戴元宰之生成而
某賦性寡諧與時多迕雖大君以天為度必不以一眚
讐匹夫而微躬無地可容自當終此生編民伍倘不量

而冒昧恐益重其顚隮𠀋以近降旨揮已嘗被受今聞遣逐敢勿控辭欲望特賜數奏仍畀叢祠以安孤跡

制誥

擬文房四制 文房四制經安晚後村老筆無復著手處矣日長無事試一效顰亦可知文章之無盡藏也

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加食邑制

揮毫長紫薇之省允藉時髦拓封仍清渭之川就開侯

社誕孚有衆增賁斯文具官某胄出神明世稱豪雋獨掃千人之陣諸學士閣手避之老挾九秋之霜儒家者注心久矣自簡拔乎廣寒之府旋染濡乎子墨之卿蒐輯羣言十行俱下勒成鉅典一字不遺蓋將補造化而天無功豈但落雲煙而紙為貴施及蠻貊煥乎文章朕詳延英豪網羅遺逸掌握之間惟所使極五三載籍之傳毫毛之益不敢忽刻上下結繩之代用加茅土俾衍圭腴罔投爾而恢定遠之封方援爾而書汾陽之考有

嘉衷赤歗在汗青於戲今天下書同文朕既博觀於鳥
迹惟君子才兼德爾無自絶於麟經往盡乃心奚煩多
訓

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朕慨想碩儒煥興文治它山之石可攻玉既久琢磨祈
招之音式如金是資潤色時予端彥遂長禁林具官某
溫潤乎其粹中凝重乎其方外磨而不磷常面屈其坐
人鑽之彌堅亦眼高於餘子有美傅巖之璞居然孔席

之珍一卷石未足多乃獨專於文翰萬斛泉所宜出且世掌於絲綸屬禁省之久虚趣宗工而入直方且研究乎墨卿之妙與之提攜乎香案之旁歷代寶之龜玉無櫝中之毁台輔器也鼂扉極天下之英是為天子私人所謂文章宿老噫出一言以悟主正賴切磨煉五色以補天毋忘起沃其發爾藴以昌斯文

陳玄除子墨客卿詔

客卿秦官也昔者斯為之而經籍之禍烈矣豈其卿今

天下書同文亦惟爾二三子者是賴卿自處於膠漆之
固受知於杼臼之間蓋有賔友之道焉如珪如璋儀我
九棘文不在兹乎其研精覃思磨以歲月使翰林主人
慨然嘆曰膏沃者光煜質堅者氣凝此其有功於經籍
甚大則予汝嘉

賜楮知白詔

朕蒐輯六藝之羣書興起百代之墜學凡曰文友皆從
吾游顧侯頡侯泓而卿玄毅若漢朱雲所謂相吏者至

知白則獨師尊之曰楮先生奈何不與三子者俱耶今三子者曰鋪張國家之休明舒卷古今之成敗惟先生能其幡然來思毋事邊幅若夫高下洛陽之價壽夭剡溪之藤則三子者事也先生毋辭

予既為四制或曰前二駢儷後二散文紙墨得無有語乃為二詔二誥使之前二散文後二駢儷云

賜毛穎辭免進封管城侯恩命不允詔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抑天之將喪斯文則投棄於班超䟽簿於史弘肇者皆一世豪也此漢文帝所以慨然於飛將軍之不逢歟方今天開文明頴異輩出卿以神明之後濡染多聞泰山毫芒功在百世一徹侯豈足道哉顧獨以山中丈人自高若不屑於孤竹之管者諗老而死𠥚朕攸聞詩不云乎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朕固為斯文計也傳不云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卿而不得與於斯文乎亟釐乃封毋格予命

賜石虛中辭免翰林學士恩命不允詔

處翰墨之林非髦士即素士也而得端士之難若卿者可謂端也已直方大其學易者歟金玉其相其學詩者歟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其學禮者歟潛珍巖穴之中獻璞匠石之手所以磨礲其性質追琢其文章有年於此矣入直鼇禁時從予游竇而器之遠出時彥若曰頑鈍則誰汝孚鳴謙雖休毋或辭費

陳玄除淩煙閣學士依舊子墨客卿封松滋侯

誥

勲閣飛翬騰文章之光燄侯邦胙爵割風露之膏腴眷吾膠漆之舊交申錫璽泥之新渥仍陪棘列大啓茅封具官某惡紫而不亂乎朱知白而自守其黒如珪如璋如璧匪儒者之寶乎非煙非霧非雲葢文字之祥也故磨以歳月而未易動每研其菁華而愈益奇幽然可鑒之光凛有難犯之色真御史號爲鐵面獨專席上之珍五大夫固已灰心要豈池中之物思昔燈窻之夜定交

杼臼之間詎不念於青氈退無湯沐乃相攸於墨壤申衍租畬不移金掌之華峻立寶儲之邃予欲模寫日月以爾為治水之玄圭予欲筆削春秋以爾為韞匵之美玉其祗典訓思賁人文

楮知白賜號純素先生誥

朕垂精文化側席幽人披剡溪萬藤既得方幅之士賜鑑湖一曲聿高粹白之風以爾卷舒自如裁制甚整方枕流於冰壑不勝徹骨之清比延月於山簾已覺掇皮

之似玉雪楚楚風雲畨畨信紕素而不緇非汗青之敢
跂茲以文會本無宦情卷而懷之亦異三子之撰與其
潔也用華一字之褒謹勿為帝城之書罔自損洛陽之
價噫毀程一錢不直莫汝疵瑕令交九尺以長何窘邊
幅毋或怵揃通之背面其自珍姑射之肌膚勉矣鋪張
副予傾寫

秋崖集卷十八